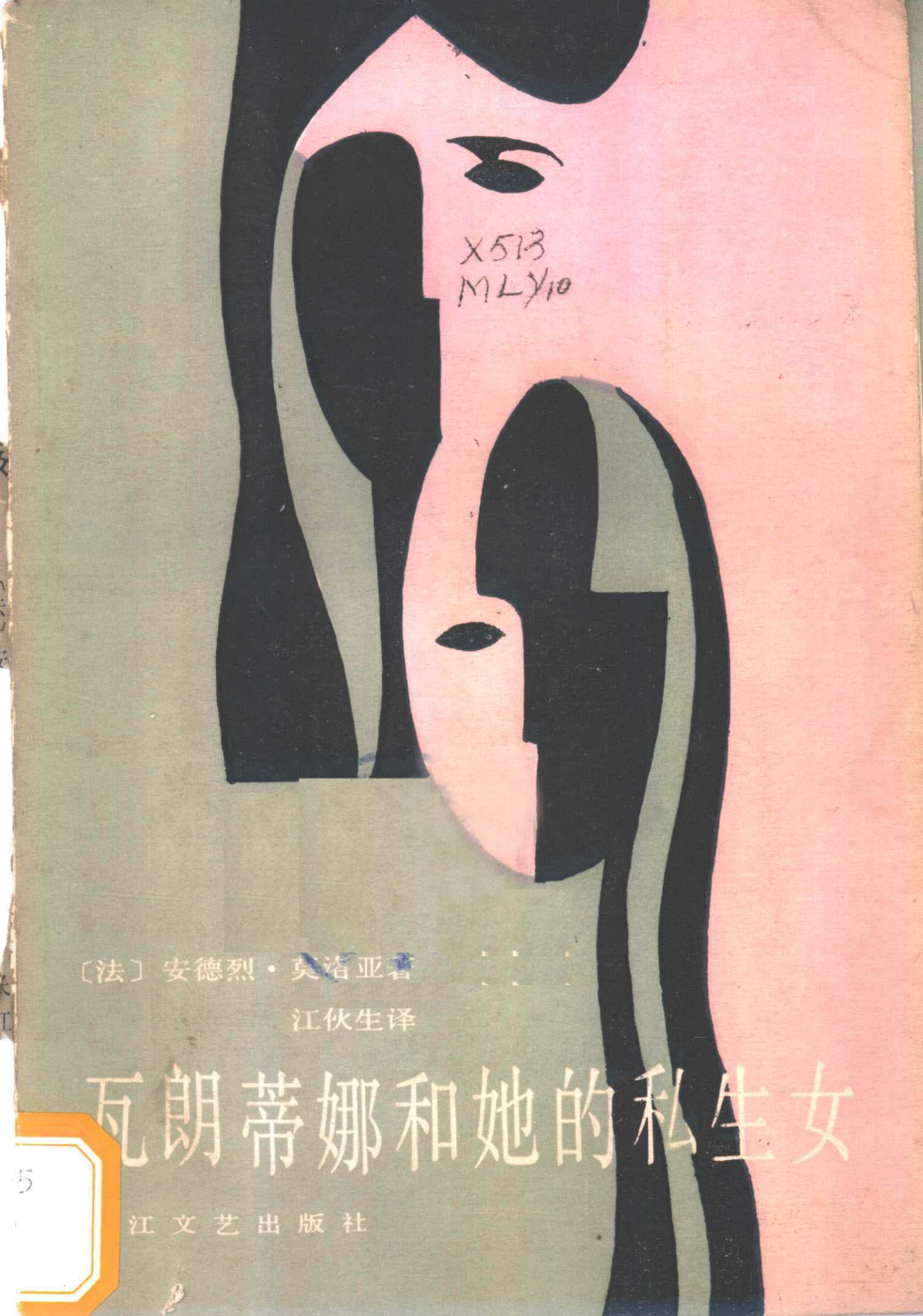




X513
MLY10

〔法〕安德烈·莫洛亚著

江伙生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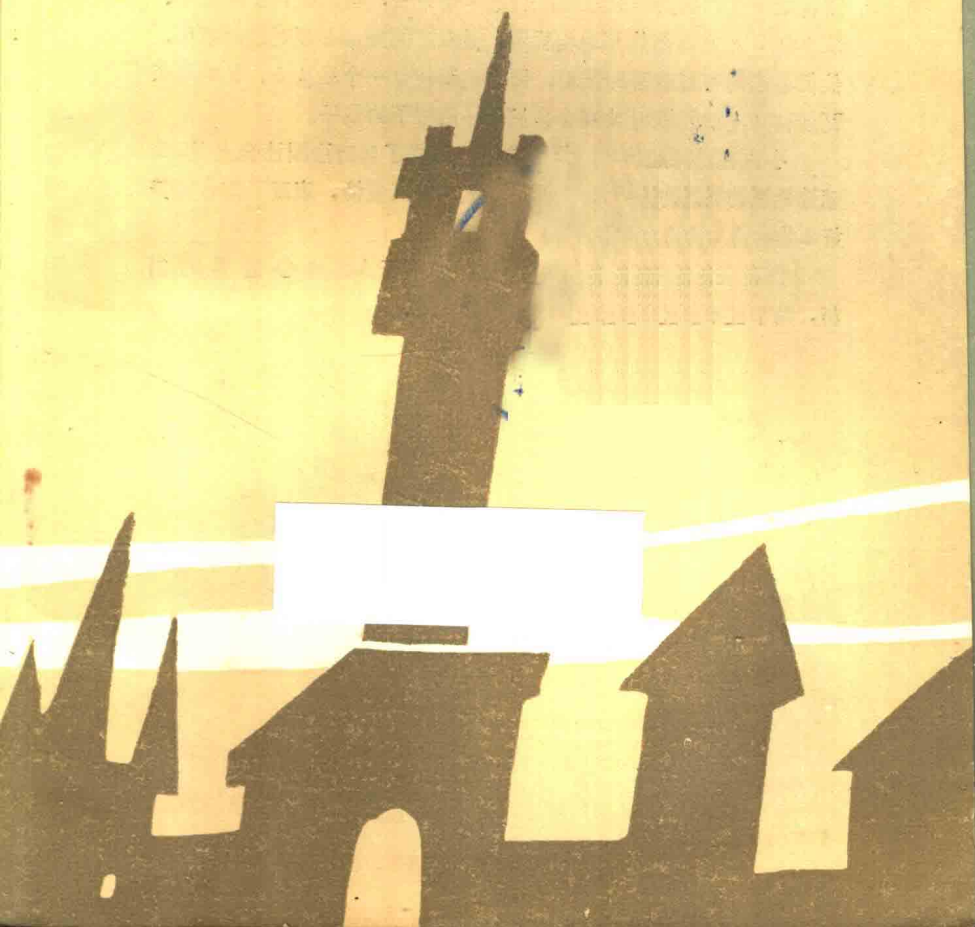
瓦朗蒂娜和她的私生女

江文艺出版社

X513
MLY10

瓦朗蒂娜和她的私生女

[法] 安德烈·莫洛亚著 江伙生译



André Maurois
L'instinct du BONHEUR

根据Éditions Bernard Grasset

1979年版本译出

瓦朗蒂娜和她的私生女

〔法〕安德烈·莫洛亚著

江 伙 生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沔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125印张 3插页 100,000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7,000

统一书号：10107·398 定价：0.81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一部小说，他的作品被誉为“法兰西文学皇冠上的一串耀眼明珠”。

这部小说发表时曾在法国文坛引起轰动。作品的女主人公柯莱特是一个纯洁美丽的姑娘，豆蔻年华时节，与大企业主的儿子、农学院学生安德烈热烈地相爱着，但双方的父母都反对这门亲事，他们各自都有着难言的苦衷，因为柯莱特是一个私生女，是她母亲瓦朗蒂娜生活无着时被商会会长诱奸后留下的孩子。

小说在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中，抨击了当时法国社会上那些魑魅魍魉的丑恶行径，歌颂了青年人的纯真爱情，表现了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作者采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着笔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情节生动，语言流畅，读后发人深省。

捍卫幸福

也是人类的本能！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译者的话

您想了解法国现代社会的世态人情吗？那就请您读一读莫洛亚的这部小说吧。作者运用他的生花妙笔，把一个私生女和她母亲两辈人的垂舛曲折的命运，勾勒成一幅惨淡的人生素描，谱写成一曲心灵历程的悲歌。本来，维克多·雨果在他那不朽的宏伟巨著《悲惨世界》里，早已把芳汀和她女儿珂赛特的命运描述得楚楚动人了，可是，一九三四年莫洛亚发表的这部小说，又轰动了整个法国文坛，它在人们心灵深处掀起了久久难以平复的层层波澜。难怪有人干脆就把这本书的主人公瓦朗蒂娜和她的女儿柯莱特称之为“当今的芳汀和珂赛特”。

莫洛亚的中、长篇小说，风格独特，引人入胜，曾被誉为“法兰西文学皇冠上的一串耀眼明珠”；还有他的一系列文艺批评专著和传记文学作品，也以其独到和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令人折服。他的作品确实值得我们一读。

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 1885—1967)，是现代法国令人瞩目的小说家、传记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他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省埃尔伯夫城的一个纺织企业主家庭，在卢昂上中学期间，就学于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阿兰的门下，成为聪颖过人的优等生。他取得哲

学学士学位以后，曾在老家诺曼底省代父管理自家的一个纺织工厂，并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博览群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在英军中担任联络官。丰富的阅历给了他不可穷尽的文思。大战刚刚结束的一九一八年，他便发表了成名作《布朗伯尔上校的缄默》，一举奠定了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坚实基础。他原名本叫爱弥尔·黑尔卓(Emile Herzog)，为了纪念他在战争中宿营过的小村庄，他以该村的名字莫洛亚作为自己的笔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侨居英、美等国，从事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活动，曾在许多大学发表讲演，并创作了不少成功的作品。一九三八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成为法国知识界“四十个不朽者”之一。

莫洛亚著名的长篇小说有《奥格拉蒂博士言论录》(1922)、《贝尔纳·盖斯耐》(1926)、《气候》(1928)、《家庭圈子》(1932)、《瓦朗蒂娜和她的私生女》(直译应为《幸福的本能》)(1934)、《膏腴之地》(1945)和《九月的玫瑰》(1956)等。这些作品都维妙维肖地描写出了本世纪初叶这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弊端、家庭纠纷和爱情悲剧。作者以诙谐的笔调，愤世嫉俗的情感，或明或暗地鞭答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和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揭露了习俗偏见扼杀纯洁爱情的罪恶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毒害青年的罪行，在今天，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

他写的重要传记文学作品有《雪莱传》(1923)、《拜伦传》(1930)、《屠格涅夫传》(1931)、《伏尔

泰传》(1935)、《追忆普鲁斯特》(1949)、《阿兰传》(1950)、《乔治·桑传》(1952)、《雨果传》(1955)、《仲马一家三代传略》(1957)、《巴尔扎克传》(1965)、《肖邦传》(1942)和《弗莱敏爵士传》(1959)等。

他的文艺批评论著有《活人对话录》(1959)、《从拉·布吕耶尔到普鲁斯特》(1964)、《从纪德到萨特》(1966)和《从阿拉贡到蒙特朗朗》(1967),这都是研究法国现当代文学极为宝贵的资料和借镜;他在历史学方面的专著有《英国史》(1937)、《美国史》(1943)、《法国史》(1947)和《1917—1961年美国史》(1962)等。

在短篇小说方面,莫洛亚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代表作有《恋爱与牺牲》(1929)、《不可能的世界》(1947)、《栗子树下的晚餐》(1951)和《为了一架钢琴》(1960)等。

《瓦朗蒂娜和她的私生女》一九三四年发表时,在读者中引起轰动,很快便销售一空。小说体现了莫洛亚的独特风格,他在人物命运的淡淡哀愁中逐步展开洞幽烛微的心理分析,言不尽意,耐人寻味。

柯莱特是一个纯洁美丽的姑娘,在豆蔻年华时节,她与农学院学生安德烈热烈地相爱着。热恋中的柯莱特哪里知道自己的婚事里有那么多一波三折呢?正当他们满怀激情憧憬着未来的时候,不料层层乌云向他们生活的天地里卷来:柯莱特的父母亲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他们害怕在订婚仪式上会戳穿柯莱特是他们未婚前的私生女这个隐秘;安德烈的父母亲也反对这门婚事,因为他们不愿让一个私

生女来辱没他们的门户。但安德烈同情和谅解柯莱特父母的苦衷，认为他们的过失是被痛苦生活环境逼迫的结果。难道清白无辜的私生女就应该剥夺爱人和被人爱的权利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柯莱特的父亲加斯东疼惜自己的女儿，不愿她的生活因为自己年轻时的不检点行为受到半点牵连；而她的母亲瓦朗蒂娜，灵魂深处却还有另一层痛苦：原来柯莱特并不是加斯东的私生女，而是她生活无着时，被一个伪君子——大资产者、里昂商会会长诱奸以后留下的孩子。妻子害怕丈夫知道自己失足的历史，害怕在夫妻关系、父女关系上引起轩然大波，而丈夫却早就从匿名信中获悉了一切；父母不愿女儿知道她自己的身世，而女儿自幼就从保姆口中得知了详情……他们人人都知道底细，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把事情挑明。他们都把眼泪往肚里咽，不愿刺痛亲人的心。到底该怨谁呢？作者故意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去思索，他借书中人物的口气说：“您如果能够想象得到的话，试想一个还不太懂事的十六岁的女孩子，在规规矩矩的生活中成长起来，她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正直清白的人啊！可是她却被意外地抛到了一个伦理道德丧尽的世界里……”“当那些老板剥削了一个可怜的女子，付给她微薄工资的时候，还要厚颜无耻地对她说：‘您很漂亮……会有人来光顾您的……’”小说不是直接在写“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的雨果时代的悲剧，但“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全书就有着那种发人深省的艺术感召力。资本主义社会的帷幕一旦拉开，惨戚的人生真面目

就会一下子显露出来。

为了在研究莫洛亚和他的作品中做点有益的工作，我把这部译作奉献在读者面前。由于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专家和广大读者教正。

译 者

一九八四年四月于珞珈山

“你不烧了。”她说。

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躺在一间宽敞的卧室里，沿隅而立的那垛墙角塔使得房间的造型显得不那么规则。为了照顾病中的丈夫，妻子瓦朗蒂娜一大早就起来了。她站在两张床之间，盯着刚从病人身上取出的体温表。由于年岁关系，她的两鬓已经灰白了，但端庄的脸庞看上去还是那样清秀，那样温柔。

“三十七度一，”她说，“……看来不怎么严重……难受吗？”

“不，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那你刚才是怎么啦？”

“熟睡中被一阵心痛惊醒，紧接着心里慌得厉害，于是我便叫你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需要把图里大夫请上楼来吗？”

“有什么必要呢，瓦朗蒂娜？……是真的，一切都过去了……仅是虚惊一场。”

“那么，听我的话，今天上午就躺在床上，好吗？”

“真可惜，你看天气多好！”

透过敞开的窗户，近处是一片向河边倾斜过去的草地；

然后看到的是正对面那长满欧石南①的荒山坡，它宛延起伏，与布鲁亚克田庄的大片土地相连接。左边，是一池清水倒映着的一排排垂柳和桦树；右边，是被森林覆盖着的一望无际的小山丘，那翠绿葱茏的栗树和橡树，在远处渐呈蓝色，浓密不见其景。再往前，向佩里格②极目远眺，灰蒙蒙天地相连，山峦若明若暗，好象是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团团暮霭。站在这耸立的群山之巅，人们可以瞥见多尔多涅省③的大部分土地和茫茫无际的风光：淡紫色屋顶的庄户，白色塔尖的城堡和唯有钟楼冒出树梢的教堂。剩下的便是死一般的寂静。在这睡着的山乡，万籁俱寂，仅偶尔能听到一两声黄鹂和雄鸡的鸣叫声，以及脱粒机连续不断的低沉嗡嗡声。

加斯东·罗米利尽力地呼吸着早上的新鲜空气，随后翻身面向着他的妻子。她已经整理好了对面的床铺和杂乱的衣物，房内显得井然有序一些。但这井井有条的衣物和瓦朗蒂娜那清淡的连衣裙，与斜躺在床上的病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人一种不甚协调的感觉。

“我的颈部和两肩仍然感到疼痛。”他说。

她差点儿脱口说出是因为昨天晚上他在夜风中呆得太久的缘故。昨天吃过晚饭后，加斯东只和女儿柯莱特一起出去散步，这使瓦朗蒂娜感到不悦。可是她又很快地自我谴责了这种感情。难道产生了嫉妒心？嫉妒自己的亲生女

①欧石南，一种矮小的丛生木本植物。

②佩里格，法国西南部城市。

③多尔多涅省，法国西南部濒临大西洋的一个省。

儿？她摇了摇头，抛开了这些荒唐的想法。瓦朗蒂娜是个头脑清醒的刚强女子，即使是那些记忆中的烦恼往事，也没有搅乱过她的思绪。她高兴地为病人准备好了在床上刮脸的用具，递给他当天的报纸，随后便去为他准备早点。早餐过后，她去查看了奶牛场、牲畜棚和菜园。九时许，又接待了管家鲁比内，谈了出卖一头小牛犊的事，安排了一栋旧房的维修工程。最后，她带着所有的情况又上楼回到加斯东的身边。

“现在，”她说，“由于天气炎热，牛奶产少了。昨天，我们仅仅挤了一百六十五公升……萨阿莎娜和维伊埃没有来上班……”

“樱桃园的小麦收了多少袋？”

“鲁比内还没有弄清楚。”

“他总是什么也不知道。”

“你把他怎么办呢？他老了……但他确实是一个忠厚人。”

瓦朗蒂娜出生在本乡本土，在她的谈吐中总夹杂着一些带有佩里格地区乡土气息的法语词汇。“忠厚”这个词，对于她来说有双重含义：“善良”和“正直”。当她说到她的众位亲属当中某某人已“疲惫不堪”了的时候，她丈夫便知道她是说某某人将要离开人世。”尽管罗米利在巴黎呆了那么多年，但他仍然十分爱听妻子的这种乡音土语。这种谈吐表现出了农村女子那种特有的恬静和聪颖。

“柯莱特在哪儿？”他问道，“她已从钓鱼塘边回来了吗？”

“还没有。现在还早着哩。”

“是萨维尼亚克那青年带她去的吗？”

“是的，”瓦朗蒂娜答道，“早上四点钟我就听到了汽车开出去的声音。”

罗米利沉默了片刻，他在平放在膝盖上的报纸白边上随手画着一些六边形。

“黑夜中让柯莱特一人和一个男青年外出，”他说，“你不觉得不安全吗？”

“有什么办法呢？她认识安德烈^①已经十年了。现在的女孩子差不多都有这种自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危险。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呢？再说，就是真的要发生某种事的话，最严厉的看管也是阻止不了的。”

“的确是这样，”他说，“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我的那些在蓬一德一勒尔^②的姐妹们，就是想干某种事，也从来不能随随便便的。她们从不能单独活动，我的母亲和家庭女教师总是轮流地看管着她们。”

“那么，结果又如何呢……”瓦朗蒂娜说，“还是冒一点风险好，婚前的接吻将是美好的回忆。”

“也可能是终身的遗憾。”

他闻到了她在卧室里煮沸陈醋的一股香味。

“你怎么能轻率地认为这些男青年的亲吻是天真无邪的？”他接着说，“去年夏天，我在海滩上听到过他们的谈话，放荡得很，简直把我吓呆了。”

①安德烈，是安德烈·德·萨维尼亚克的名字。

②蓬一德一勒尔，是加斯东·罗米利的祖籍所在地。

“安德烈·德·萨维尼亚克不是这号青年……我认为他和他们完全不一样……”

“他们都是同一时代的青年人；再说，无论如何，安德烈也正是柯莱特所不能嫁给的那类青年中的一个。这样，事情就会……”

他的话说了一半，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柯莱特刚刚进了门。她象她的母亲，细嫩的手肘，瘦削的双肩。她那敏捷的动作，表现出一副孩子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长期以来留在她脸上的那种忧愁感，近一年来被一种异样的宁静所代替，更显示出了象她母亲瓦朗蒂娜的那样一种迷人的魅力。加斯东·罗米利总是十分高兴地看着他的女儿。他喜欢她的步态举止，爱看她那清秀而又自然的下颏，赞赏她那种通晓事理、好奇肯学而又有点倔强的性格。“柯莱特不够温顺。”瓦朗蒂娜曾这样说过。但是她的丈夫马上纠正她的话：“不如说她不易动感情……这样倒好一些，她将少吃些苦头。”

“怎么啦，又哪儿不舒服？”女儿柯莱特盯着病人问道。

“你爸爸昨天晚上着了凉。”瓦朗蒂娜用略带责备的口气回答道。

“可能，”柯莱特说，“昨晚无花果树林中很有点凉。”她的一口双唇音发得准确、清晰，但似乎略带点特别的味儿。

“情况怎么样？”加斯东问道，“郊外钓鱼，你这次收获大吗？”

加斯东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他同女儿谈话，总是以发问的方式进行，就象那些家长、君主、将军或教师们所表现的那样。特别是当她母亲在场的情况下，柯莱特只是勉强地作了回答。接着，她却兴致勃勃地向父亲描述起萨维尼亚克夫人和她的几个儿子的形象来了。

“他们的母亲真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出奇人物。她好象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她所谈的事，好象都出自于一本小说，一本十分古老的小说……当她发R这个音的时候，如同啁啾私语一般……她的几个儿子都很敬重她，在听她讲话的时候，常常止不住发出会心的微笑……”

“你们在草地上吃的早饭？”

“是的……萨维尼亚克一家人都很简朴……他们象农民那样过着日子，真叫人喜欢。”

“我们也是些很简朴的人。”瓦朗蒂娜说。

“啊！那可不是同一种风格……”

柯莱特看了看她的手表，然后说：“离吃午饭还有五分钟，是吗？……正好，我要到农场去一趟……鲁比内答应让我看看他的又疯过一次的那只狗。这确实是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

她站起来往外走，父亲一直目送着她走出房门。她是管家鲁比内的得意门生，她和他一样地熟悉整个庄园。不过，她比管家更了解农户们。她知道他们的希望，了解他们的忧愁。农户沃泽尔的女儿苔莱丝，许久以来一直是她最知心的朋友。农民们说柯莱特小姐有一双赐福祛邪的眼睛，所以在赶集以前，他们总要把牲口牵给她看看，盼望

她给他们带来吉祥和幸福。

“你注意到了吗？”罗米利对妻子说，“柯莱特现在所使用的那些词汇……都变得很奇特和微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受了那帮青年人的影响……”

“她已经到年龄了，”瓦朗蒂娜说，“你何苦瞎联想一气？……你对萨维尼亚克这样的青年人的戒备是错误的……你将会喜欢他们……今天下午在拉·吉夏尔迪城堡的点心会上，你便可以碰见他们。”

“我不去拉·吉夏尔迪，瓦朗蒂娜……啊，不！不！如果我被看作是一个病人的话，这种点心会对我来说，至少是一件苦差事。”

“你看着办吧，”她说，“不过，我将不得不离开你一两个小时。我必须陪柯莱特去赴点心会。”

“你们当然应该去，瓦朗蒂娜……如果你愿意的话，三个小时也行……我已经收到了奶牛场的帐目单……我将边工作边等着你们回来。如果我觉得舒服一点的话，我就起床到布鲁耶尔去看看脱粒的情况。”

瓦朗蒂娜走过来坐在他的床边上，动作是那样的轻盈，一副充满妩媚的神态。丈夫拉着她的手，幸福地看着她。他们喜欢单独呆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谈着那些单调而又令他们着迷的事情。女儿是夫妻俩谈话的永恒主题之一；农庄的管家鲁比内在管事中经常出现的过失，则是他们谈话的第二个内容，而且觉得也很丰富有趣；他们常谈的第三个内容是瓦朗蒂娜的那个贪婪家族——一个经常以亲人住医院，或是经商破产、财产被查封为托词，多次向